

短篇小说集

崑崙新圖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昆 仑 新 图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

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

1977年5月第1版 197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5,000

统一书号 10097·341 定价 0.48元

目 录

昆仑新图·····	檀瑞林 (1)
珠 玛·····	汪少英 (23)
铁马添翼·····	陈 春 (38)
带队车·····	杨又春 (58)
革新迷·····	濮其南 (81)
登攀歌·····	袁淑玲 (97)
针线包新传·····	曾青松 (109)
第一步·····	赵志强 (127)
风 波·····	李 韧 (140)
雪 燕·····	姜晓荆 (158)
一个村里来的人·····	李建平 (177)
扎 根·····	成 冰 (198)
练 兵·····	李建平 (215)
滴水红霞·····	李 韧 (235)
战 友·····	五六〇四九部队八连创作组 (243)

昆 仑 新 图

檀 瑞 林

五月，正值青藏高原花红柳绿的阳春季节，我到布曲河穿河工地去执行采访任务。

车窗象电视台萤光屏般地变幻镜头，高耸在布曲河畔草滩上的白云岭迎面矗立。山顶残雪未消，山坡草木泛绿，山腰战旗如火，看上去恰似一位年过花甲，壮志犹烈的老将军，重游旧地，挺立河畔，缅怀那铁马金戈的烽火年代……

前面就是布曲河大桥。我在山腰一块“穿河工地由此去”的路标前下车，顺着路标指示的方向，向险峰拾级而上。

山风阵阵，颇含凉意。我攀上白云岭，直觉心慌气短，背心窝也湿了。到底是拔海五千多米的“世界屋脊”呵！

喘息稍定，我纵目远眺，只见雪岭冰峰重叠起伏如海浪涌向天边，布曲河弯曲折回似银纱飘落脚下，拱形多孔的布曲河大桥象长虹飞架天堑。俯瞰河畔草滩和山脚连接处，一排排白帆似的帐篷依山傍水，座落得整整齐齐，阳光下，如同一列列威严的士兵，又象一树树怒放的梨花。这就是穿河工地住址，我匆匆下山。

来到挂着“穿河工程指挥部”木牌的帐篷前，我喊了声“报告！”打里面蹦出个精灵的小战士，他忽闪大眼，敬个礼：“同志你找谁？我是通信员小刘。”

我说明来意，小刘热情地把我让进帐篷。我转眼打量一番：帐篷正中贴一张毛主席在延安的画像，下面是草书《长征》诗，两边挂有穿河工程图。帐篷两侧各有一张行军床，左边靠窗的桌上，摆着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、笔记本，一部电话机，还有一盆含苞欲放的格桑花。简朴的陈设说明，主人不仅俭朴勤奋，而且对高原的风物怀有浓郁的感情。

小刘似乎猜中我在想什么。他告诉我：这是王指挥长的寝室兼办公室。王指挥长打从来到工地，却没有在里面办一天公，睡一夜觉。他总是穿着那身擦补丁的衣服，和战士们在工地上扛石头，滚泥巴。小刘崇敬地赞叹自己的老首长，他拍着左边那张行军床说：“我们指挥长可艰苦朴素啦。就这床旧皮褥子，听说比我还大两岁。都烂了，指挥长还当宝贝看，经常缝缝补补，走到哪也不离身。昨天在工地上淋了雨，我晒干了得给他送去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那床褥子正面是一张漆黑的熊皮，反面是包着棉絮的藏青布。因为年岁太久，熊皮表面好几处磨掉了毛，却依然油光发亮。一种职业的敏感使我立刻意识到：指挥长这床熊皮褥子一定有它珍贵的意义。

我正待向小刘刨根问底，门帘“呼”地撩起，闯进一个虎彪彪的藏族大汉。

“这是穿河工地指挥部？”藏族大汉嗓门粗犷。“我们

公社第二批民工到了工地。我是领队，来报个到。”藏族大汉话没说完，目光落在那床熊皮褥子上。小刘热情地让坐递茶，藏族大汉只是瞪愣着大眼，捧起熊皮褥子正看反看，好一阵，他突然“嗖”地拔出藏刀，“哧哧哧”，没等小刘叫出声，熊皮和棉絮分了家，抖开一看，熊皮里面衬着一块白布，白布上却是一幅山河勘测图。图的上方疾书一行殷红草字“江河源头绘新图”。

一霎时，我莫名其妙。小刘又惊又急，他一把拽住藏族大汉那只不穿的空袖嚷道：“看你……”

藏族大汉深情地端详那幅勘测图，象对着失而复得的珍宝，在幸福地回忆，在无言地倾吐。他的眼里闪动着惊喜、激动的光亮。他嘴唇蠕动着：“是王营长的，是王营长的……”

“什么王营长，是我们指挥长的。”小刘不满地在一旁嘀咕着。

“是王营长的，啊啦啦，二十多年了！扎西又和你见面啦！见面啦……”

“扎西？你就是布曲公社的扎西书记？”小刘又拽住扎西书记的那只空袖，高兴地蹦起来：“哎呀，太好啦。我们指挥长常常提到你，今天还说要去找你呢！”

“王营长，不，指挥长在哪？”扎西书记急切地问。

“在穿河工地上。”

“找他去！”扎西书记将那只空袖往肩上一甩，跃出帐篷。我恍然大悟：扎西书记和指挥长是老战友！我象勘探队员

发现了矿苗一样兴奋地喊道：“扎西书记，等等，一路走！”

我和扎西书记踏着柔软绿茵的草滩，穿行吐翠含烟的红柳丛，向河边走去。扎西书记仰望着昂首凌空的白云岭，情不自禁地追溯起他和指挥长并肩战斗的往事——

那是一九五二年春天，党和毛主席派解放军进藏，保卫和建设西南边疆。指挥长当时是工兵营长，带领一支部队驻在布曲河畔。

一个阴风怒号的黑夜，反动的头人将曾经带头抗乌拉*的扎西五花大绑，拖到布曲河边，就要丢进冰窟窿。正在河里探测水位的王营长闻声赶来，救了扎西。

当晚，王营长告诉扎西，我们要砸碎奴隶制枷锁，建设新西藏。要在冰山雪原上开凿大道，在江河源头架起金桥，把北京和西藏连起来，彻底改变旧西藏穷困闭塞的落后面貌。扎西听了热泪盈眶，一大早就回去组织民工前来参战。

工程兵出身的王营长担任公路施工段段长，负责布曲河以北白云岭一线五百余公里的公路修筑任务。王营长提前到工地，又抢下了修建布曲河大桥的任务。这使后到的汤技术员颇为诧异。王营长说，能挑千斤担，不挑九百九。为了早日修成青藏公路，加速高原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就应该用艰苦奋斗的尺子满打满算地接受任务，挑重担。

道理汤技术员当然懂得，但他担心的是：七八月份山洪

*乌拉：藏语。牧主头人强加给贫苦牧民的劳役。

季节，布曲河变成一片汪洋，使施工半途而废，岂不是画虎成狗了？

王营长早就想到了这一层。他坚定地说：“那我们就提前动工嘛！”

“提前动工？”汤技术员急了。眼下连部队吃的粮食都没运上来，架桥设备和器材就更没影子了。空肚空手咋动工！汤技术员直截了当地问：“没有钢筋水泥怎么办？”

“有办法。”王营长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的打算：一部分人上白云岭把开路同开采石块结合起来，一部分人烧石灰，伐木材，一部分人拦河筑坝，截流排淤。土法上马修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石头圆拱桥。

王营长计划周全合理，无懈可击。汤技术员感到惊奇，他本能地反问一句，“石拱桥结实？”

王营长轻轻一笑：“我国最早的石拱桥——赵州桥，不是管用了一千多年吗？”王营长加重语气，“办法靠人想，条件靠人创。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是我军的传家宝。想想战争年代，我们在困难堆里打滚，还不是靠这八个字闯过来了！……”

汤技术员从总工程师那里领来了布曲河大桥设计图。王营长一看，这份靠地图设计的图纸与实地环境相差很大。他一气之下，拉上汤技术员，带着一支小勘测队，由扎西牵着头牦牛作向导，到冰雪连天的布曲河白云岭一带重新进行勘测。

三月初的高原天气，一忽儿狂风大作，一忽儿冰雪横

飞。实地勘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。

为了选择理想的架桥点，王营长同大家攀登在悬崖峭壁上，奔波在河畔草滩。有天夜里，帐篷被风刮得不见了，粮食也被雪崩埋住，勘测队眼看断了炊。

面对着重重艰难，汤技术员又有动摇，他后悔不该接受勘测任务，又提出等天暖风和后再来勘测，或者将就用原设计图。

王营长的腰部在延安抗战时期负过伤。他白天咬着牙翻山跨河，晚上卧在冰雪里痛得彻夜难眠。但每当坐在雪坑的篝火旁，或者山洞的避风处，王营长总要给大家讲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；解放军打老蒋，用竹桩竹条拦河筑坝，让炮车过河歼敌等故事，鼓励大家艰苦奋斗，战胜困难，完成任务。

扎西看到这些，心里十分焦急。他几次要杀掉牦牛，烤肉充饥，剥皮御寒，被王营长制止。这天半夜，扎西悄悄起床，摸到山崖洞口的风雪里蹲到天亮，终于打到了一只大黑熊。

丰美的野味解除了饥饿。扎西又把熊皮烤干，送给王营长，王营长却让给其他同志。一张熊皮，温暖着众人的心身，连汤技术员也增强了信心。

一天中午，王营长带着大家抓住短暂的日光进行桥基勘测。一阵狂风袭来，将汤技术员手里正在修改的原设计图卷得无影无踪。王营长为了保护勘测仪，手指被砸伤，鲜血直流。汤技术员急得直跺脚，王营长朗朗一笑：“老天爷既然

看中了那张无用的图纸，咱们就送个人情，自己绘新图！”他迎风甩掉棉衣，脱下衬衣，“唻啦”一声，扯出一块方方正正的白布，按在雪地上，就着指头流出的鲜血，在上面疾书七个殷红的字：“江河源头绘新图”。接着，把白布往自己的背上一放，对汤技术员说：“画吧！”汤技术员深受感动。

第二天，白布图衬熊皮，铺在地上描绘。就这样，一份详细地标明架桥点，水位线，拦河坝，采石场，施工场等等的勘测图绘制成功。王营长又投入了指挥架桥施工的战斗。

后来，扎西见王营长在工地上爬冰卧雪，常犯腰痛，就让自己的妻子把那张熊皮熟好，缝成一床褥子，将复制过的白布测量图珍藏在里面，再次送给王营长。王营长带着那床熊皮褥子日夜战斗在工地上。他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搬石头，烧石灰，运木头，哪里有困难、有危险，他就出现在哪里。构筑拦河大坝时，他第一个跳进彻骨的冰水里挥锤打桩，剧烈的腰痛使他几乎倒下。上岸后，他却把熊皮褥子包在战士的身上……

青藏线通车，布曲河大桥竣工的祝捷大会在白云岭下举行，军民迈步在崭新的公路上，汇集在布曲河桥头。小伙子们敲起喜庆的铜鼓，吹起响亮的金唢呐；姑娘们跳起欢乐的“锅庄”，唱起激情的“拉依”：“毛主席光辉照西藏，金桥银路放光芒，一条彩虹跨高原，北京拉萨紧相连”……

歌声中云霞翩翩挂彩，雪山涓涓消融；歌声中大草滩绿

波翻浪，布曲河激流奔腾；歌声中白云岭展翅欲飞，王营长备鞍跨马即将出征……

扎西书记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走到布曲河边。河水在阳光下显得温柔而又恬静，似乎因为昔日英雄今重见，而勾动了布曲河深长的回忆。我抬头仰望气宇轩昂的白云岭，好象正在目光炯炯地俯瞰着布曲河，显示出无所畏惧的胆略。莫非这就是指挥长那高大挺拔的形象？！

扎西书记接着说：“我和王营长分别后，通过几封信。他每次来信都提到那张熊皮褥子，说他时时带在身边，激发艰苦奋斗的豪情壮志，迈稳继续革命的步子。一九五九年，听说他又进藏平叛，不幸负伤，但我没见到他。想不到今天我们又要相逢了，又要相逢了！呀么呀么！”扎西书记竟然乐以忘情地向我讲起藏话来，我们相视放声笑了。

笑声惊醒红柳丛中幽息的百灵鸟、金翅鸟，它们婉转啾鸣，悦耳地合唱。咦，怎么越唱声音越大，越唱旋律越动听？噢！穿河工地的喇叭播送起悠美的藏歌。我们不觉加快了步伐。

穿河工地激战方酣，热浪炙人。

奔流东去的布曲河被两道长为十米，宽五六米的城垣大坝截腰闸住，两坝之间出现一张巨嘴似的河峪。大坝上红旗呼呼啦啦，河谷下铁锤叮叮当当；坡下的人潮后脚追前脚，岸上的小车前车连后车，“一二三！”战士们喊着号子搬运重型钢材，“呷哈哈……”藏族青年打着吆喝传递石块。

“咳哎——姑娘们拉着歌儿背土竞赛……多么紧张的战斗，多么欢愉的劳动，多么鼓舞人心的跃进画面！”

这里，最吃劲的要算上游这道堤坝，它威镇住来自西方冰川的凶暴的洪流。若是有个闪失，快要完成的穿河工程就会葬于滔滔浊浪之中。然而，高原的时令好象因为人们带来了热量，今年的夏季来得快，雪山的白外套悄悄地脱掉了。说不定今朝明夕会有山洪冲下来喽！难怪大家心里都揣着一团火，干得一阵风，因为打的是一场抢季节、争速度、夺胜利的硬仗呵！

我跟着扎西书记在人群里穿行，在这些似曾相识的人群中寻找指挥长。我虽然还没认识指挥长，但他的形象却已经印在我心中：不就象白云岭那样威严而又豪迈的一位老军人吗！

“汤副总工，指挥长在哪？”背后响起一个脆嫩的声音，我们才发现锦缎似的绿草红柳丛中，有几座地窝子，门都敞开着。那个挂有“工地指挥组”牌子的地窝子门口，一个小战士正在向被称为汤副总工的人打听指挥长。我们凑过去一看，是小刘。小家伙给指挥长送熊皮褥子来的。

“扎西书记，记者同志。”小刘把我们拽进地窝子。我和那位戴着宽边眼镜、身材清瘦的汤副总工相视片刻，噢，好生面熟？原来是老同学啊！扎西书记也认出汤副总工正是当年修桥的汤技术员。我们异口同声地叫起来，三双手熔铸一团。

汤副总工颇为激动而又惋惜地说：“指挥长中午带队到

白云岭西麓砍伐木桩和红柳条去了。”

扎西书记急不可待，和小刘一道奔白云岭西麓找指挥长去了。我和汤副总工阔别难逢，便坐下攀谈起来。

寒暄了几句，我话入正题：“你和指挥长当年是老战友，现在又在一块战斗，配合得不错吧？”

健谈的汤副总工见我往事重提，他脸颊微微一红。“是老战友，也是老对手哇！”说罢，他先自笑了。

“老对手？”我听出弦外有音，便再三恳求，他终于打开了话匣：

今年四月，穿河工程即将开工的时候，指挥长刚出医院，他还是象二十年前离开布曲河一样，打点行装，带上珍贵的熊皮褥子，在总部领了穿河工程设计图，日夜兼程，提前来到布曲河畔。

别看指挥长已年近六旬，可还和小伙子们差不多，不怕高山反应。他一到工地，帐篷还没支稳，就把穿河工程设计图摊在石头桌上仔细地看了一遍，又拿出二十年前布曲河、白云岭的那份测量图对照一番，心里说道：“老汤呵，这是怎么搞的！你设计的这张图和二十年前被风卷走的那张图毛病一样，脱离实际呵！”

这回指挥长没有生气，他深思了一阵，把熊皮褥子一挟，带上一队人马，爬山涉水，餐风宿露，又把布曲河、白云岭上上下下摸个遍。

随后，指挥长向总部党委报告：根据实地线路勘测，建议将工程线路移到白云岭右侧，直线通过布曲河，擦过雪浪

湖左侧。这样可以使原线路长度减少二十多公里，减少土方百分之二十。

总部党委批准了这个修改线路的建议，这使汤副总工象嚼了一串生葡萄那样，心里酸溜溜的，但修改方案上的理由措施条条在理，他只得暗自埋怨：自己的责任心不如老战友强呵！

半月后，汤副总工来到工地，强烈的高山反应使他直想呕吐。汤副总工屁股刚落凳子，指挥长就同他商量开工的事。汤副总工望着老战友满头银丝，搔搔自己脑勺上稀疏的灰发，又看看那床掉了毛的熊皮褥子，关切地说：“老王，熊皮褥子还带在身边，腰痛病没治好哇？”

“我这腰痛病怪得很，有活干还不怎么，没事混就定痛得慌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在工地上治腰痛罗！”汤副总工一笑，“年纪不饶人啊。看你还是二十年前那股奋发劲，我可不行了，心慌气喘，高山反应大呀！还有神经衰弱的老毛病。”

“人靠精神灯靠油嘛。比一比过去打仗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拖一阵子。高山反应也不怕，我已经在昆仑山上把坟地都看好了。”指挥长乐观风趣地说。

说到动工的事，两位老战友的话又分了岔。指挥长把二十年前的勘测图，汤副总工绘的那张图和前几天指挥长重新测量后绘的图都摆出来，又把走访调查，实地测量的有关地理、水位、气候等各方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完后，说：

“根据这些情况，我看咱们就现有的人力物力提前开工，争

取在大部队到来时筑好拦河大坝，保证在洪水季节前拿下穿河工程。”

“提前动工？”汤副总工脸上寒了。“大部队没到，施工器材没送来，就凭这百十个人，十几顶帐篷，赤手空拳地动工，能行？”

“器材没有我们可以就地取材，以土代洋地解决问题。人少有当地藏胞民工们支援，怎么不行！”指挥长情绪热烈，满怀信心。“艰苦奋斗一双手，不怕困难九十九。二十多年前架布曲河大桥，不就是这样干的？”

提到修布曲河大桥，汤副总工至今还觉得是侥幸成功。那时遇到多少困难，费了多大力呵！这次还能打那样的无把握之仗，何况目前的现代化工程，怎么能同架桥相提并论呢。汤副总工顿了一下，说：“那次和这次工程性质不同，气候条件也有变化，咱们不能犯经验主义嘛。听说今年的洪水季节提前，要是辛辛苦苦地筑好坝，挖好沟，洪水一来一抹平，那不是白费力？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更要提前动工，赶在提前到来的洪水前面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条件靠人创，办法靠人想。正因为有困难，条件差，党才把工程任务交给我们这样的共产党员。”指挥长说得坚定有力。

汤副总工知道，摆困难是劝不动指挥长的。他点燃一支烟，加重了语气说：“老王，我们是在特别困难的地区，特别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一项特别的国防工程建设，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，不能马虎呵！跨大步子难免出小岔子……”

“照我说，艰苦奋斗是我军的传统，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，越是特别困难，越要有大干苦干的决心，越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。不艰苦奋斗就搞不成社会主义。”指挥长据理力争，汤副总工无言以对。

两人僵持了一会，汤副总工站起来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刚到，对气候还不适应，先在家绘绘图，你就去指挥大伙干着试试吧。”

“不是试试，而是要干成功！”指挥长大声说。

王指挥长临走时，汤副总工拍着那张熊皮褥子开了句玩笑：“二十多年啦，熊皮虽然磨掉了毛，还是那股老味道。”

“是啊。我闻着这股味道就亲切，就想起艰苦奋斗的路。带着它虽不比火龙衣，却可以长精神，鼓斗志，挡住西方冰川滚下来的寒流呢！”指挥长说罢笑了，汤副总工也笑了，但他的笑声有些苦涩……

汤副总工说到这里，又递给我一支烟。他摘下宽边眼镜擦了擦，接着说：

“过了十多天，我到河边一看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白云岭脚下的布曲河上，神话般地横卧了一道宽阔的堤坝，河两岸各有一道深沟直奔南北。南岸那道沟伸向雪浪湖边。我想到指挥长曾说过：万一洪水来得早，大坝挡不住，为了保住河床施工，就用这道沟分洪进雪浪湖。不过，那将使管沟因洪水冲刷而受损害，不到不得已时不用这个办法。

“我站在水边仔细审视堤坝结构，原来是先打好两排大木桩，把红柳条编在木桩上，然后将石块砂土填进中间。大

堤在木桩柳条的包裹保护下，经得起浪击水拍，不使水土流失溃塌，的确坚实稳固。我觉得这种筑堤办法很熟悉，指挥长也说我们在一起曾经用过这个办法，但我到现在还记不起来是否用过这办法。

“两道大坝刚筑好，施工部队就上来，马上投入了开凿河床管沟的施工。到现在才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再只需二三天就可完工了。按说‘前急后松’，眼下该歇口气了，可指挥长还是不放心。前几天他又背上那张熊皮褥子，带着测量小组下河量水位，上山测气温，找老牧民问气候谚语。回来说近日将有一场暴风雨，要作好防汛准备。我心里将信将疑，觉得已经要完工了，用不着担心。指挥长却硬要带人去白云山西坡割茅草，编成草包装上土，预防洪汛。这不，中午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。”

汤副总工说完，朝平着地面的窗口望了一眼。夕阳把红柳杂草的枝叶的阴影映在玻璃上，被风吹得摇晃不定。工地上响起收工号，却被劳动竞赛的声浪淹没。我和汤副总工跨出地窝子。

天空烧起灿烂的晚霞，宛如一块无边的调色板五彩缤纷；直指云天的白云岭好象一支巨大的画笔，似乎要饱蘸满天油彩，在布曲河畔描绘出一幅光彩夺目的崭新图画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支顶天巨笔，不正是握在指挥长和全体施工军民的手里吗？

忽然，雄壮激昂的混声合唱从水天相连的布曲河远处随波滚来：